

## 白黑骑 《念念不忘》 7

---

那天伊修加德飘着小雪，他感受到身后传来的炽热目光，但对方似乎和云雾街那些会上来找茬儿的流浪汉不同，并没有追上来的意思。

于是他稍稍侧目，余光也见了一截纯白色甲冑披风，这并非神殿骑士团制式，倒有些像曾经听闻过无数次、那来自于遥远富庶的黄金之城——乌尔达哈的银冑骑士。

他没有从对方身上感受到恶意，只是那太过赤裸的探寻目光盯得他后背发麻，他呼出一口冷气，把夹在臂弯的头盔重新套上，继续扮演整个人被铁皮包裹的哑巴，亦没有停止脚步，直到离开大审门，直到，那个人不再跟来。

.....

伊修加德的雪真冷啊，明明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小时候甚至穿着一层破烂单衣在云雾街摸爬滚打，可以前怎么不觉得有那么冷？

什么时候起.....都快习惯他给建造的温室了呢。

但我是暗黑骑士啊，是挥舞着漆黑大剑，无血无心的怪物，我是——

“醒醒，别再睡了。”

忽远忽近的声音从头顶上方传来，黑骑猛地睁开眼，他下意识想坐起来，然而全身痛得像被拆散过又拼合，愣是直挺挺又倒了下去，被一双微凉苍白的手接住。

黑魔给他背后垫了枕头，又转过身去把看起来刚熬好不久的药给他端到面前。

“你现在身体状况很差，昏迷不醒的时候又没办法喝药。”黑魔把烫手的碗塞进黑骑掌心，后者显然已经感觉不到什么灼痛，更没有过多追问他为何会在这里，十分爽快地一饮而尽。

黑魔对于这点非常欣赏，他满意地看着‘病人’乖乖喝药，然后搬了个板凳坐在床边语重心长说道。

“烧退得差不多了，但那个东西.....它的后遗症我不敢保证治疗效果，毕竟我更擅长的魔法是破坏系。或许你可以找一名专业治疗师，比如你们伊修加德赫赫有名的占星术士。”

黑骑捧着空碗沉默片刻，突然轻声一笑：“你好像第一次连续说这么多字？”

“.....”这回轮到黑魔沉默，他似乎有点想用法杖敲开这个男人的脑袋，看看里面装着什么浆糊，都这种时候了还有心思转移话题。

两个队里数一数二的闷葫芦相顾无言，过了会儿，还是黑魔先开口打破寂静。“……对不起。”

“为什么？”黑骑意外地抬头看着他，“你为什么要道歉？”

“……如果我早点反应过来当时的感受并不是错觉，或许……”

黑骑听不懂这个谜语人的意思，他顿了顿，问道：“队里现在怎么样？”

“白魔找了战士当临时替补，还没有来得及去聘请新坦克。”黑魔说着，看见黑骑欲言又止的模样，当然明白他还想问谁，斟酌了一下措辞后缓缓补充道：“骑士这几天都在接受委托。”

他没有说出后面的推测——‘应该是在躲着你吧。’

黑骑也没有追根究底的意思，只是听到骑士这两个字时，还是会露出悲哀神色。仿佛一切都因这个人开始，现在却要由自己来结束。

没错，由自己来结束。

“谢谢你。”黑骑说。“我会按时喝药的。”

黑魔还想说什么，却又觉得已经没必要了，他尊重黑骑的决定，临走前把从地上捡到的两枚戒指放到黑骑手里。

海雾村的日出日落永远准时，直到夜幕降临，凝视着戒指出神的黑骑终于有了动作。

他缓慢地移动着身体，下床，走到壁炉前。

火舌将它们吞噬。

……

“这种事你怎么才说？！”白魔尖锐的女高音划破了整栋别墅清晨的宁静。

吓得龙骑鞋都没穿就拎着长枪冲了出来：“有人偷家？！”

诗人抱着琴的手微微颤抖，战士打着哈欠顶一头乱毛伸个懒腰：“咋啦咋啦，大早上什么事这么激动啊？”

大家纷纷循声赶来，就看见学者正搂着白魔肩膀尽力安抚，召唤耷拉着脑袋一脸假笑试图蒙混，黑魔仍旧裹得严严实实靠在角落冷眼旁观。

“我也是无意间看到骑士桌上的那封信嘛，窥探别人隐私不道德——”

“别插科打诨。”学者厉声，召唤叹了口气，只得乖乖承认。

“好吧，只是推测，”召唤耸耸肩，“我合理怀疑黑骑那封信喊骑士出去是为了……打架。”

“所以他们两个真的闹了矛盾，黑骑之前无缘无故退队就很奇怪。”学者分析道，“你还知道什么？”

召唤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他什么也不知道，这可不兴说。

.....

黑暗骑士将面前的圣职者贯进地里，对方干净洁白的甲冑和地面一同龟裂，发出令人胆寒的破碎声，原本光泽柔顺的金发染了血，顺着额边鬓发滴落，混杂着泥土砖屑模糊了视线，而骑士却在一片鲜红里还目不转睛盯着面前的男人露出标志性微笑，但是那笑逐渐带上了平时彬彬有礼的银冑骑士从来不会对旁人展现出来的癫狂和偏执。

骑士一只手握住黑骑正掐住自己脖子的小臂，恍惚间记得自己在床上好像也是这样掐着他，欣赏他高潮时濒临窒息的神色，每到这种时候那处小穴就会急促痉挛，把骑士绞得销魂蚀骨，最后光是射在里面精液都嫌不够，甚至会把人当做尿壶，让黑骑的肚子和宫腔都被灌满。

而后者显然没有他这种病态的恶趣味，骑士可以断定，黑骑现在只是单纯地——想杀了自己。

剑盾就扔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但骑士并没有去碰，他吐出一口冷气，大大方方摊开双臂，把整个胸膛完整坦率地暴露在黑骑眼下。

“你的大剑只需要顶住这里，然后用寸劲集中于一点，剑尖就能穿透铠甲，在刺进皮肉三分之二后戳破我的心脏。”

骑士呼吸有些困难，身上的伤口没有一处致命伤，却足以让他因失血过多动弹不得，他艰难地拼凑着字句然后将它们说出来，黑骑却发现这个男人此时既愉悦又兴奋，被鲜血和泥雪覆盖的俊俏面容上满是期待，甚至还有一丝——渴望。

他渴望受到应得的裁决，然后理所当然下地狱，好偿还他五年来全部的爱欲。

“我会死在你的手里，我的血会浸透你的剑，你每次挥舞起它战斗的时候，会想到曾经和你并肩搭档的我吗？”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怪物，我更想让你吃掉我，嚼碎我的骨头和血肉.....啊，或者，你可以只挖出我的心脏然后吞下去。”

众人赶到这里的时候，便是看见眼前这惊心动魄一幕，以及那不合时宜传入耳中、骑士独一无二的.....告白。

召唤冷静思忖了一下利弊，他知道骑士根本没有开玩笑，甚至比嘴上说的还要疯狂，要是真放任不管总感觉会失去同甘共苦的病友，遂决定待会儿找个合适时机出手，他不动声色后退几步试图找个不易被发现的隐蔽点，

然后撞上了黑魔。

“啊！”召唤大喊，“你什么时候……”

“不要插手。”黑袍法师举起手中法杖，“否则我会先杀了你。”

“…呃…”召唤噎了一下，“别闹了宝贝儿，真出人命怎么办？好了好了，先把武器放…我操。”

原本还假笑着伸手去按黑魔杖子的召唤师瞬间瞪大双眼，他迅速抱起宝石兽和对方拉开距离，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黑魔手中正不断积蓄庞大以太的法杖。

他见过，虽然只有一次，那恐怖的陨石流星，从天而降把周遭所及之处都夷为平地的破坏力。

“……哦豁。”召唤不再掩饰戏谑语气，他神色阴沉，把全不知情还试图往黑魔脚边蹭吃里扒外的宝石兽从怀里丢开，右手默默按在腰间魔导书上，却还坚持开口犯贱，“伟大的黑魔法师准备用这种程度的以太量对付区区一本人，真是受宠若惊啊，受宠若惊。”

“你该跟骑士一起下地狱。”黑魔冷冷说道。

而讨好般蹭着黑魔袍子的宝石兽原以为会像平日里一样得到黑魔的抚摸和投喂，这次却得不到任何理会，它也感知到了两人之间愈发强烈的威压，于是又忠心耿耿跑回主人身边。

“别这么凶，”召唤笑着朝黑魔比划了一个‘咔嚓’的手势，“等我把这根破杖子掰折了拿它操你几次再下地狱也不迟。”

……

漆黑大剑抵上了骑士胸膛，后者像是颓然松了口气，从善如流闭上双眼等待心脏被贯穿的那一刻。

战士再也坐不住了，他猛地往前一冲，被绝枪毫不费力一把拦下。

“卧槽你这小子的手劲……赶紧放开老子！”战士平心而论跟骑士虽然不算熟，但好歹是白魔队里的人，还是条人命，怎么都不能袖手旁观，“他要死了！”

战士大吼，而绝枪不为所动冷笑一声：“死不了。”

别人看不出来，他绝枪战士怎么会看不出来。

黑骑下手没有一处是致命伤，若他真想杀了骑士，早在他们赶来之前就已经结果了对方，还会留这疯子到现在？还会任他在自己剑下说浑话犯病？

更何况……

绝枪可悲地发现他还能从黑骑眼里看见爱意。

“……真是。”

他觉得到了现在还抱有幻想的自己很可悲，但转念一想，似乎到了现在还爱这个人渣的黑骑更可悲一点。

“白掺和这么久。”

“啊——！”白魔捂住了双眼发出凄厉惨叫，黑暗使者穿透了护心甲，大片鲜红在骑士身下扩散开，将白雪染成刺目的血色。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暗黑骑士抽出大剑，转身消失在伊修加德的风雪夜中。